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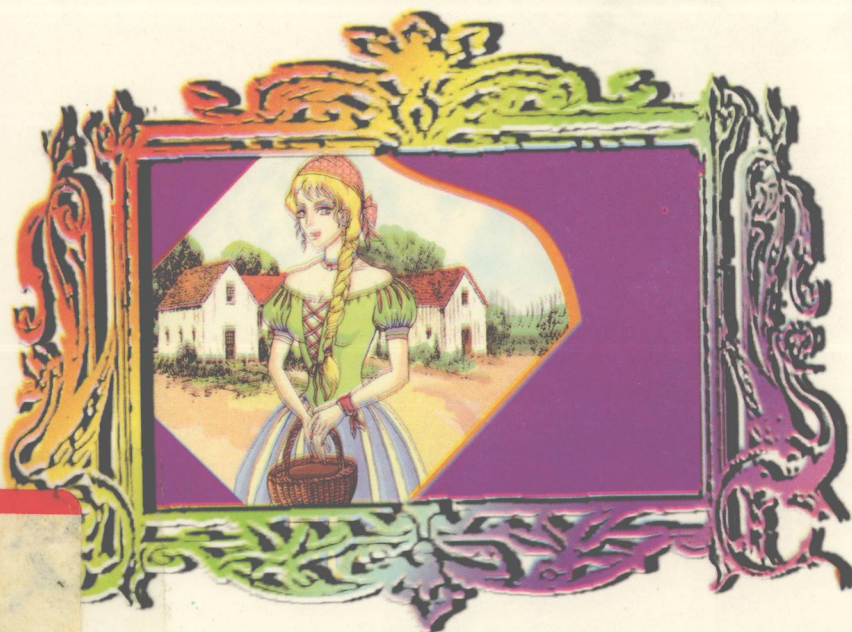
世界文学名著精读

Shijie Wenxue Mingzhu Jingdu

嘉丽妹妹

Sister Carrie

[美] 德莱塞 著
远方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精读

Shijie Wenxue Mingzhu Jingdu

嘉丽妹妹

Sister Carrie

责任编辑：戈弋 胡丽娟

封面设计：心网图文

封面画：庄艺文

世界文学名著精读

嘉丽妹妹

[美]德莱塞 著

诺亚 主编

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老缸房街15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社科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6 字数：128千字

2001年12月第1版 2003年10月第2次印刷

ISBN 7-80595-504-2/I·212 定价：750.00(单15:00元)

目 录

内容提要	(1)
作者简介	(3)
1. 向往芝加哥	(5)
2. 初试命运	(10)
3. 又见杜洛埃	(18)
4. 物质的引诱	(26)
5. 初遇赫斯渥	(31)
6. 情感的诱惑	(36)
7. 困惑和迷茫	(43)
8. 舞台的魅力	(53)
9. 背叛的代价	(64)
10. 离家出走	(75)
11. 漂泊的小船	(88)
12. 流亡者的梦想	(94)
13. 每况愈下	(106)
14. 失业	(110)
15. 虚幻的机会	(120)
16. 另谋出路	(126)

17. 分道扬镳	(143)
18. 梦想成真	(157)
19. 黄金难买幸福	(163)
20. 沦落	(170)
21. 穷途末路	(180)

内 容 提 要

《嘉丽妹妹》的故事发生在十九世纪末的美国。美貌天真的农村姑娘嘉丽满怀希望来到大都市芝加哥寻求新生活。在火车上，认识了年轻的旅行推销员杜洛埃，他对嘉丽的热情与殷勤使涉世不深的嘉丽深受感动。到了芝加哥，她寄住在姐姐家里，这里寒酸、庸俗的生活使她非常失望，而她自己好不容易找的一份可怜的工作也好景不长。

正当嘉丽处在孤苦无依的困境中，她又遇到了杜洛埃。杜洛埃迷于嘉丽的美貌，便慷慨解囊接济她的生活，还带她领略了都市的豪华生活。嘉丽接受了杜洛埃的求爱，和他同居了。在此期间，杜洛埃介绍她认识了一家酒店的经理赫斯渥。赫斯渥富裕而又风度翩翩，对嘉丽一见倾心。由于杜洛埃只是把嘉丽当作玩物，渐渐地嘉丽对赫斯渥产生了爱慕之情。两人背着杜洛埃经常幽会。杜洛埃发现了实情，离开了嘉丽。

赫斯渥迫于家庭的压力，铤而走险，偷盗酒店的钱款，携嘉丽逃往纽约。在纽约，他竭力想给嘉丽创造一个舒适的环境。但不久，他投资的酒店倒闭，他一无所有了。

寄生于赫斯渥的嘉丽不得不自己寻找出路。不久在歌剧院谋得一个角色，由于她的美貌和演技，她渐渐出名了。而赫斯渥

却一事无成,成了她的负担,嘉丽断然离开了他。

被抛弃的赫斯渥潦倒在纽约街头。最后成了一个乞丐,死在收容所里。而嘉丽在舞台上名声大噪,红极一时,她过去的一切希求现在都得到了满足。但是在高贵豪富的生活中,内心却是一片凄楚寂寞。她过去经历的一切在她的灵魂里折磨着她。

作者简介

西奥多·德莱塞(Theodore Dreiser, 1871 - 1945)是二十世纪美国文学中第一位杰出的作家,也是美国现代小说的先驱。

德莱塞出生于印第安纳州特雷霍特市郊的一个德国移民家庭。德莱塞的父亲是是一位平庸的天主教徒。当年为了逃避兵役流亡到美国,婚后生下了十几个子女,经常失业,对待子女犹如暴君。德莱塞8岁时,目不识丁的母亲为生活所迫,带着他和其他三个幼小孩子离开了家庭,在中西部从一个市镇流浪到另一个市镇。因此,子女们经常被迫辍学。他们一家人始终过着极其窘困的生活。德莱塞的童年饱尝贫困、无知之苦。

1887年他初次独自来到芝加哥,先后在餐馆和五金公司干粗活。1889年,他在一位好心的中学老师的慷慨资助下,进入印第安纳大学念书。无奈次年即辍学,到芝加哥某地产公司和家具公司当收帐员。1892年,德莱塞进入了报界,开始记者生涯。先后在芝加哥《环球报》、圣路易斯《环球—民主报》和《共和报》任职。1895年寓居纽约,正式从事写作。

二十世纪初,德莱塞的首部长篇小说《嘉丽妹妹》在美国文坛上产生强烈反响。他亦因此赢得了很大声誉。于是一发不可收,德莱塞又写出了长篇小说《珍妮姑娘》(1911年,被称为《嘉

丽妹妹》的姐妹篇)、《金融家》(1912年,“欲望”三部曲之一)、《美国悲剧》(1925年),以及《巨人》(1914年,“欲望”三部曲之二)、《“天才”》(1915年)、《堡垒》(1946年)、《斯多噶》(1947年,“欲望”三部曲之三),总计长篇小说八部,短篇小说集四部,戏剧诗歌各两部,特写、散论、政论七部,留下了巨大的、珍贵的文学遗产。

1941年,德莱塞被选为美国作家协会主席,1944年获美国文学艺术学会荣誉奖。1945年8月,德莱塞加入美国共产党,同年12月28日病逝。

1. 向往芝加哥

1889年1月的一个下午，嘉丽登上开往芝加哥的火车，她的全部行装只有一个小箱子，一个仿鳄鱼皮挎包，一小盒午餐和一个黄皮钱包，里面装着她的车票、姐姐的地址和四块钱。她才18岁，聪明，胆怯，由于无知和年轻，充满着种种幻想。尽管家乡可没有什么好处让她难以割舍，但她还是依依不舍。她的家离芝加哥不算远，她甚至还去过一趟芝加哥。她的目光转向窗外，看着绿色的田野飞快地向后退去，随后她的思路变得活跃了一些，开始模模糊糊地想象芝加哥的生活会是什么样的。

嘉丽在家时，家里人都很疼她。她已具有初步的观察力和分析能力。她有时很自私，不过不很强烈，这是她的主要特点。她充满着年轻人的热烈幻想。她还只是一个正在发育阶段的美人胎子，不过从她的身段已经可以看出将来发育成熟时的美妙体态了。她的眼睛里透着天生的聪明，她是一个典型的美国少女。她对书本不感兴趣，书本知识和她无缘。她还不太懂如何举手投足，显示本能的优雅举止。然而她对于自己的魅力已极感兴趣，对生活的更强烈的乐趣感知很快，并渴望获得种种物质的享受。她还只是一个装备不全的小骑士，正冒险出发去侦察神秘的大城市，梦想着某个遥远的将来她将征服这新世界。

11060047

火车开动时，她就感到背后有个男人在注意她，那人在打量她的浓密的头发。少女的矜持告诉她，不能允许男人这样随便接近她。不过那人是个情场老手，他的大胆和磁性般的魅力占了上风，所以她竟然跟他答了腔。他把胳膊搭在她的椅背上，开始讨人喜欢地聊了起来。

“瞧，那是芝加哥人最喜欢的度假地，那里的旅馆可棒了。这地方你不熟悉吧？”

“哎，不对，这一带我很熟的。”嘉丽回答，“我就住在哥伦比亚城，不过这里我倒从来没有来过。”

“这么说，你是第一次到芝加哥去了。”他猜测说。

他们这么交谈着，她从眼角隐隐瞧见了那人的相貌：红润生动的脸，淡淡的一抹小胡子，一顶灰色的软呢帽。现在她转过身来，面对着他。

“我没有这么说，”带着自卫意识和女姓调情的本能她回答。

“噢，我以为你是这个意思呢，”他讨人喜欢地装着认错说。

这人是个旅行推销员，当时把这类人称作“皮包客”。这种人从穿着打扮到一举一动都旨在博取年轻心软的姑娘好感。这人穿着一套条纹格子的棕色毛料西装，这种西装当时很新潮，浆得笔挺的白底粉红条纹衬衫，袖口上面是一粒大大的镀金扣，嵌着猫眼。他手指上戴着好几个戒指。从他的西装背心上垂下一条精致的金表链，表链那一头垂挂着兄弟会的秘密徽章。整套服装裁剪合度，再配上一双擦得发光的厚跟皮鞋和灰色软呢帽。他很有吸引力。嘉丽第一眼看他，已经把他所有的优点都看在眼里。

看着这男子嘉丽不禁感到相形见绌。她感到自己身上穿的那套镶黑边的朴素蓝衣裙太寒酸了，脚上的鞋子也太旧了。

“你知道，”他在继续往下说，“你们城里我认识不少人呢。”

有服装店老板摩根洛，还有绸缎庄老板吉勃生。”

“喔，真的？”想到那些曾令她留恋忘返的橱窗，她不禁感兴趣地插了一句。

这一下终于让他发现了她的兴趣所在，于是他熟练地继续谈这个话题。几分钟后，他已经过来，坐在她的身边。他谈衣服的销售，谈他的旅行，谈芝加哥和芝加哥的各种娱乐。

“你到了那里，会玩得很痛快的。你在那里有亲戚吗？”

“我是去看我姐姐，”她解释说。

“你一定要逛逛林肯公园，”他说。“还要去密歇根大道看看，他们正在那里兴建高楼大厦。这是又一个纽约，真了不起。有那么多可以看的東西——戏院，人流，漂亮的房子——真的，你会喜欢这一切的。”

她想象着他所描绘的一切，心里不禁有些刺痛。都市是如此壮观伟大，而她却如此渺小，这不能不使她产生出感慨。她意识到自己的生活不会是由一连串的欢乐构成的，不过从他描绘的物质世界里，她还是看到了希望之光。有这么一个衣着体面的人向她献殷勤，总是令人惬意的。他说她长得像某个女明星，她听了不禁嫣然一笑。她并不蠢，但这一类的吹捧总有点作用的。

“你会在芝加哥住一段时间吧。”他转回了话题。

“你为什么要问这问题？”她问道。

“你知道，我将在芝加哥逗留几星期。我要去我们商号看看货色，弄些新样品。也许我可以带你到处看看。”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这么做，我得住在我姐姐家。”

他拿出一张精美的名片，上面印着“巴莱·卡留公司”，左下角印着“查利·赫·杜洛埃。”他把名片放在她手上，然后指着上面的名字说：“这是我的名字。”

“你的地址呢？”他手里拿着笔准备记下来。

“嘉丽·米贝，”她一字一字地说道，“西凡布仑街三百五十四号，S·C·汉生转。”他仔细记下来，“如果我星期一晚上来看你，你会在家吗？”他问道。

“我想会的。”她回答。

话语只是一个影子，在它们背后有无数的情感和意图。他们已经感觉到他们之间有了某种联系。他现在在谈话中占了主导地位，因此轻松地随便聊着，她的拘束也消失了。

快到芝加哥了。烟囱高耸入云，孤零零的房屋，一排排电线杆一闪而过，仿佛是一个城市延伸的触角一般。看到一个新鲜的大城市，真是令人振奋。特别是在昼夜之交，生活也是如此从乡村到城市过渡。嘉丽的心里有一种担心在困扰着她，想到自己孤身一人，远离家乡，闯进这一片生活和奋斗的海洋，情绪不能不受影响。她不禁感到气透不过来，有一点不舒服——她的心跳得太快了。

“芝加哥到了！”司闸喊道，呼一声打开了车门。火车正驶入一个拥挤的车场，站台上嘈杂而热闹。她开始收拾自己可怜的小提箱，手里紧紧捏着钱包。杜洛埃站起身来，踢了踢腿，弄直裤子，然后抓起了他的干净的黄提箱。

“让我帮你拎箱子。”他说。“别，”她回答，“我和姐姐见面时不想让她看见你和我在一起。”

“好吧，”他和和气气地说，“不过我会在附近的。万一她不来接你，我可以护送你安全回家的。”

“你真好，”嘉丽说道。身处目前这种陌生的场合，她倍感这种关心的可贵。

他们鱼贯而下，他假装不注意她。站台上一个脸颊瘦削，模样普通的妇女认出嘉丽，急忙迎上前来。随后是例行的拥抱。

嘉丽立刻感觉到气氛的变化。眼前虽然仍是一片纷乱喧闹和新奇的世界，她感觉到冰冷的现实抓住了她的手。她的世界里并没有光明和欢乐，没有一个接着一个的娱乐和消遣。她姐姐身上还带着艰辛操劳的痕迹。

“家里人还好吗？”她姐姐开始问道，“爸妈怎么样？”嘉丽一一作了回答，目光却在看别处。在过道那头，杜洛埃正朝嘉丽那边看，当他看到她已平安地和姐姐团聚，他朝她留下一个笑影，便转身离去。他走了，嘉丽感到怅然若失。

2. 初试命运

嘉丽的姐姐敏妮住的是公寓，是个工人和职员居民区的。她的房间在三楼。前屋的窗子临街。

一到夜里，杂货店里大放光明，孩子们在街上玩。马车驶过时，车上的铃铛叮当叮当地响起，直到渐渐消失在远处。对于嘉丽来说，这铃声不仅新奇而且令人愉快。

在刚见面的寒暄过后，姐姐把婴儿交给嘉丽，就动手去烧晚饭了。她的丈夫汉生先生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他和嘉丽说的唯一正经话题是在芝加哥打工的机会问题。

她意识到他们的日子很艰难。房间的墙是拼凑的纸糊的，颜色很不协调。地板上铺的是草席，只有起居间铺了一块薄薄的破地毯。看得出家俱是仓促间凑合起来的，是那种分期付款商店卖的质量很差的货色。

“你一定想先在城里看看，是不是？”吃饭时敏妮说道，“这样吧，我们星期天上林肯公园去。”

“不过我想明天先四处看看，”她说，“我还有星期五和星期六两天空闲。这不会有什么麻烦的。商业区在哪里？”敏妮开始解释。但是她丈夫把这个话题包揽了过去，并希望她很快找到工作。

汉生先生因明天一大早要上班先去睡了。

姐妹俩一起把当天的事情做完。嘉丽看得出，姐姐的日子就是整天手不停地干活。

她开始意识到，她必须放弃和杜洛埃的交往，不能让他上这里来。她从汉生的态度和敏妮压抑的神气看出，这里的生活态度保守，一年到头除了干活，别的一切都是和他们格格不入的。

等她姐姐上了床，她就掏出杜洛埃的名片给他写信，告知他不要上这里来。

第二天8点钟她醒来时，汉生已去上班了。她姐姐正在那间吃饭间兼起居间的屋里忙着缝衣服。她穿上衣服，就给自己弄了点早饭，然后她问敏妮该去哪里看看。自从上次分手以后，敏妮变化很大，她现在是个27岁的妇女，虽然还硬朗，却已憔悴消瘦。她的人生观受了她丈夫的影响，所以她现在对娱乐和责任的想法比当初在小地方做少女时还要来得狭隘。她邀请嘉丽来，并不是因为想念她，而是因为嘉丽不满意在老家的生活。嘉丽在这里也许可以找份工作，自食其力。见到妹妹她当然也有几分高兴，但是在嘉丽找工作的问题上，她和她丈夫的看法一致。干什么工作是无所谓的，只要有工资就行，她可以做个女店员。她可以进某个大店，在那里好好干，直到有那么一天出现转机，于是嘉丽会得到酬报，不至于白白地到城里来辛苦一场。那天早上，嘉丽就是抱着这种美好的愿望出门去找工作的。

1889年芝加哥有着得天独厚的发展条件，甚至连年轻姑娘也会不畏风险地到这里来碰运气。它的大量经商机会远近闻名，使它成了一块巨大的磁铁，吸引着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

它的人口激增，不是由于传统的商业，而是由于各种工业。到处可以听到建造新楼的铁锤敲击声，大工业正在迁来。那些大铁路公司看出这个地方的前途，所以早就占下大片土地。电

车的路轨已铺到周围的旷野。在那些只有零星房子分布的地区，也修起了一条一条长长的马路和下水道。

市中心是一个大商业中心，还经营批发业务。消息不灵通的人们经常到那里去找工作。每个大一点的商号都单独占据了一座楼。

嘉丽怯生生地走进这个重要的商业区。一想到要走进这么气派的商号找工作，找个她能做的工作——不管是什么工作，她就吓得心怦怦乱跳了。整整一个上午，由于怯懦和毫无经验，被人一次次拒之门外。每次情况总是老样子：她低三下四地请求，人家三言两语把她打发走。她感到身心交瘁，感到这个大城市越发的高不可攀了。她无奈地向敏妮家走去，步履沉重，无精打采。在经过第五大街，向南朝凡布伦街走，去搭电车时，她走过一家大的鞋子批发行的大门，透过厚板玻璃窗，她看见一位中年绅士坐在一张小写字桌的旁边。在一连串的失意以后，一阵绝望的冲动突然攫住了她，这是人在连受挫折，思想一片混乱时萌生的最后一个念头。她坚决地走进大门，一直走到那个先生面前。那人看着她疲惫的脸，不禁产生了几分兴趣。

“你有什么事？”他问。

“你能给我一份活干吗？”嘉丽说。

“我不太清楚，”他和气地说，“你想要找什么样的事做？你不是打字员吧？”“不是，”嘉丽说。

“是这样，我们这里只雇佣会计师和打字员。你可以绕到侧门到楼上问问，楼上前两天还需要人手的。你去找布朗先生。”她急忙绕到侧门，乘电梯到了四楼。

这地方是货房的一部分，看不出是哪一行的。嘉丽想不出他们做些什么买卖。

“这么说你想找个工作。”布朗先生在询问了她的来意以后